

烈祖成績

卷十

文書登記表

數冊	号記	號番
一	一	
五	Q	

學校 縣中 滋賀

弓

Z10.4~5
46
Vol 10



烈祖成績卷之十

九律師範至其年十二月

慶長五年九月十六日

神祖出藤川之營

陣千佐和山南野並東山

家忠日記德川召

中村一榮種田宗治至大垣與諸將攻城豐

臣秀秋井伊直政田中吉政黒田長政藤堂

高虎石川左衛門佐等分為二隊進自磨針

嶺鳥居本攻飯和山城

神祖移呼正法寺

七 正法大陰作正室國名轉訛創業也

田畷
記作正寔誤今據河州地名訂之

崇禎縣志常中
李汝愚書印

政德永法印壽昌橫井伊織文子三人七多
藝出于牧田日追擊長東正家安國寺惠禮

石門餘史曰金森法印市橋下總守橫井伊織追擊惠瓊長曾我部盛親敗之今從大全

惠瓊之宰島十郎左衛門厲衆欲戰衆皆鳥

合一時潰走正家之兵松田金七多力健闘

以鐵搭拘取我兵七八人刺殺之遂戰死惠

瓊正家皆敗走大全關原合壽昌伊織父子

戰誌餘史

獲級備 神祖之覽於磨針嶺

餘史曰獲一

獲級備 神祖之覽於磨針嶺百四十級大

全不書數

神祖特褒橫井作左衛門之戰

今從之

功伊藤彦兵備聞黨與悉敗來今村塞出走

大全合福島正賴寡兵守長島城 神祖使

山岡道阿彌援之道阿彌以為閏原敗兵必

來奔率舟師至鹿取里南大鳥居果遇長東

正家狼狽而逃道阿彌上陸邀擊大敗之斬

百餘級

慶元記作二三千今以案惠日記德川記大全合戰誌餘史

石田三成之父隱

岐守兄木工頭正澄其子右近三成之子隼

久正妻父宇多下野守

太全曰舊尾藤氏後更名氏

興子宗立

郎宇多河内守

今戰誌曰某見阪代秀賴將軍事

尾藤善四郎等標佐

起山牙城山田上野守 篠尾合戰 詮史作興

合戰 詮史作興 國音相近今從大全

河

瀨織部守北丸馬助之父 糸院守中九秀秋

直政與諸將攻城 大全合戰

合戰 詮史

城兵聞閻原之

戰三成敗走 逃去殘兵堅守不下

家忠日記 松栄

紀事並曰殘兵緣可百騎按城兵分守諸方大阪援兵亦在城中疑不止百騎故不舉兵

數秀秋前鋒進攻正門城兵連放銳矢拒之

秀秋之兵死傷頗多大石川左衛門佐稻葉

正成鎌田五郎兵衛谷澤茂左衛門等奮戰

合戰 詮史本書有松野主馬標大全主馬自引兵下松尾山不復出戰見上文故不取

先是毛利輝元遣大阪弓銃隊長長谷川右
兵衛赤松上總介則房援之則房兵部少輔義祐子右
兵衛射箭書於秀秋之陣欲為內應隱岐守
覺之將殺之右兵衛逃身水竇奔秀秋之陣

篝尾守將山田上野馳使牙城乞援隱岐守
便赤松則房援之其夜上野出奔故則房引
兵還十七日井伊直政繞出城後水道攻城

破之大全直政作田中吉政令從家忠日記合戰 詮史松采紀事縱火焚
櫓橹城兵惟擾不得拒隱岐守及正燈遣使

直政之陣請自殺以代城兵之死直政告之
本官神祖許之隱岐守及正澄君近下野

守等皆自殺創業記家忠日記德川三成之

記大全合戰誌餘史

宰土田桃雲殺三成之妻設火藥悉燒隱岐
守以下屍然後自屠燔死自殺合戰誌曰草
人正年十三出城遁至高野山寺僧捕之送
京師處斬未知孰是又按餘史閑原軍記並
曰下野守子宗二郎與尾藤善四郎出闖獲
首級二人交臂赴火死合戰誌曰二人出闖
潰圍遁去不知所云福島正則陣千愛智川
二說不全附以備攷

福島正則陣千愛智川

上觀戰无何城陷故不進兵

神祖使名川

康通内藤信正西郷正員取城秀秋直政引
兵還史慶元記松栄紀事合戰誌餘分秀秋及黒田長
政之兵成之全神祖移陣于永原合戰誌
記作平田山誤令從召田中吉政曰佐和山
創業記考異及大全閑原軍
城陷賊魁三成不在城中卿諳江州地理宜
至江北蒐羅逮捕之吉政奉命圍瞻吹山而
遍索之家忠日記大全合戰加藤嘉明出從
東征使其弟内記忠明及其臣堀部主膳里
田九兵衛佃次郎兵衛等守松寄城諸書作
真寄今

從大勅敵將在大阪會議軍事石田三成謂毛利輝元曰卿大藩也雖昔時六分一殿鬼以過也按將軍足利義滿公時山名陸奥守謂曰六分一殿輝元亦領十州故三成云然鄰國諸將元興為敵者宜遣兵四五千於伊豫以徇加藤左馬助

藤堂佐渡守管內之地輝元曰我兵在大阪四萬餘分遣四國易如反掌然加藤藤堂皆小藩留守之兵不能跳梁侵軼明矣僅黑田如水加藤主計頭黨干內府舉兵坑我則

鎮西諸將必被其患其勢不得不以周防長門之兵救之見兵雖多分遣四國九州殆不可也三成曰不然縱如水主計頭雖屬關東而不能棄大阪之貨不過為免內府之責據城自守耳當此時分遣見兵與鄰國諸將擊之中津熊本二城不可輒克逾旬彌月師必差矣不如擊其易勝以壯兵威此策之上

者也諸將皆善其謀大輝元使宍戸善左衛門備前曾根兵庫村上掃部野島内五等將

兵三千五百合戰誌作二千令從大全舟至伊豫攻松寄

城土人平岡千右衛門兵弟善兵衛叛應送

為鄉導距城三里是日泊滿津

諸書満作三津國音相通

令從善左衛門謀曰城中多勇士攻之未易

猝拔令以公命制之得之不難且觀其虛實

乃遣使曰吾軍衝秀賴公之命將兵來此左

馬助殿以東征願借城以屯吾兵忠明勇而

有謀給之曰左馬助雖不在而處守之臣敢

不重公命哉宜出城避去然土人妻子皆在

城中明日嘗移之城外灘掃整頓然後授城
因以井上加之助為使遣于滿津亦湊敵之
虛實其夜忠明率銃兵五百急襲滿浦加之
助還遇諸塗報曰敵兵不甚多隊將營於漁
家士卒陳于海濱部伍不整可擊而走之也
忠明喜初更潛軍至滿浦東西縱火擊之敵
陣大擾善左衛門挺身出閭加之助戰死其
餘雖頗有死傷而忠明縱橫奮擊破之斬敵
將曾根兵庫村上掃部野島內通等善左衛

門循山麓而走黎明忠明收兵還城

合戰誌
餘史叙

事有異同今從大全

十八日神祖陣于八幡山

合戰誌
餘史叙

興堂高虎池田輝政為前軍黑田長堀尾忠氏寺

忠則藤縣
合戰誌
餘史叙

神澤廣高為三軍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繼之也故令閻疑不書大垣羅城守將秋月種長

陷移陣永原時事

大垣

則非是日之事蓋佐和山城

則長政二人大垣羅城守將秋月種長孝垣見家純熊谷直陳木村宗左衛門以議

相良長每高橋元種相謀遣使誘致福原直

孝垣見家純熊谷直陳木村宗左衛門以議

軍事直孝覺變不來宗左衛門亦疑之遣其

子傳藏止家純直陳二人既往第二城種長

長每元種伏兵擊殺直陳父子家純及從者

可二十人皆死宗左衛門父子聞變將入備中凡三將遣兵急追之父子力戰而死

慶長記德

川記慶長一統誌並曰宗左衛門父子亦被誘殺於二十九然父子以戰而死諸書有明證雖家傳不可盡信其說是也今從大全合戰誌長每使其宰相良兵部掘五人之首開門示

之揮麾如約水野勝成遣其兵鈴木與八郎持旗入城松平康長中村一學之兵憤其不

會閨原之戰爭放銳矢攻城三將責其違約
不聽攻之愈急勝成怒曰勢已至此不可使
人先我直進攻城康長諭士卒止戰一學之
兵亦退事達平勝成康長與三將議進圍牙
城直孝堅守拒之我兵頗有死傷人全曰丹
之兵爭功欲入城城兵闔鐵門最拒之故引
兵退今從家忠日記水野勝成事記合戰誌
餘史細川玄旨固守田邊城與小野木公卿弟
相持六十日敵將多歸心閑東者或放銳不
用鉛故緩其事大玄旨決意必死密遣使
全

京師獻家世所傳二十一代集及源氏物語
於禁廷副以和歌一首合戰誌餘史慶元
大全曰智仁親王以大石勦介為使遭田邊
城使諭玄旨獻家傳古今集源氏物語于
禁中玄旨奉命副以二十一代集付使者具
先廣卿附後陽成天皇憂玄旨敗死則歌道
廢絕詔德善院玄以使修和議玄以使前田
主膳正茂勝導人勅使參議藤原實條於田
邊城勅諭再三大全曰以富小路中院二
補任寧條此時為參議諸書據後年所進官
杜榮紀事並云三條大納言令從之據公卿

書之辛茂勝亥以雞子合戰誌作宗利令從
細川家傳錄。大全合戰誌餘史曰八月三
日獻歌書合戰誌餘史曰九月二日勅使至附以備攷是日玄旨不得
已奉勅出城入龜山城餘史慶元記合戰誌
紀事皆云入高野山而不保日大全曰九月十二日玄旨出城今從細川家傳錄記合戰誌
西行長閏原戰敗匿于謄吹山東糟賀部邑
相川村禪僧林藏主覓得之合戰誌曰相川
禪僧破戒還俗考諸行長知其不免謂之曰
書皆云禪僧今從之行長知其不免謂之曰
吾小西攝津守也汝捕吾必得重賞林藏主
勸自裁行長曰我奉耶蘇宗其法不得自殺

林藏主捕之至巖手城告竹中重門乞乞護
送至八幡山宮獻之神祖賜黃金十枚於
林藏主賞之使村越直吉幽行長大全及閑
原軍記云黃金百枚蓋百兩之訛今從奥州軍閑原戰
記德川記合戰誌慶元記松葉紀事
敗毛利秀元引兵下南宮山歷磨針嶺是日
至佐和山過本營之西有兵一騎馳自本營
而來秀元之宰天野太郎左衛門自此內
府之使者也聞其語可卜宗社之安否既而
使者至傳神祖慰勞之語一軍皆撫使者

即永井直勝也。大全保十五日閏原戰敗之
直勝問曰：福原越後亦在此乎？秀元曰：先我
而去。直勝歸告狀。神祖、松榮紀事本書曰：
神祖營前云々。神祖縱之使去，據秀元按
兵勸望未嘗接戰。不謂謂之敗兵廣家既納
欵，故縱之也。故不稱取。國寺惠瓊潛出瞻吹
山匿于秀元之營。至是留書秀元亡去，具略
曰：野衲羅厄運將自殺賴君救護得有今日
今過。內府營前莫之誰何。意足下亦通欵
內府乎？若然則野衲在陣中必累足下。故

亡去秀元使人追之竟不及。毛利家記曰：惠
僧菊者坐為使，請從秀元之陣中根來山伏。普門院長千鳥銳秀元召
錄麾下比至八幡山。普門院為先導，駕舟赴北，近
江間行至鞍馬山。據此則秀元縱之使去也。惠
瓊請秀元以普門院為先導，駕舟赴北，近
事福島正則。黑田長政欲遇秀元，歷間道出
秀元之先構假館以享之，欲待吉川廣家安
戶，備前守之，至相與勸秀元留滯其實，欲以
為質也。秀元脅力邁人佯為被酒紓。正則之
臂曰：近日當會于大阪舊械而去。二人終不

能留之毛利家記非長政一人曰長政講館
長政之右手疼痛累日十九日神祖陣平
草津驛後陽成帝勅遣使賀平兒賦神
祖拜謝曰姦臣敗國秀賴幼弱妄興兵革擾
亂天下而諸將厲戰誅夷群兇諸國殘黨卷
旗來降四海屬昇平可指日而定矣家忠日
記合戰誌餘史慶元記松榮紀事其餘公卿僧徒絡
繹來賀中神祖使池田輝政福島正則淺野
幸長先往京師警衛禁闈起居豐臣秀吉

夫人萬臺院三將連名榜通衢禁盜賊寇鈔
大全有黑田長政四人家忠日記曰閏原
之戰雖諸將皆有功而正則輝政幸長其功
挺衆故命之德川記合戰誌松京師商人中
島清庭後藤莊三郎光次龜屋永仁奉榜遍
告京師紀事先是神祖以山木新左衛門
大久保市十郎為使合戰誌作大久保助左
衛門一人今從大全告閏原戰期於世子連雨水漲不得渡木曾
川留滯三日前二日至信州妻籠告文謹曰合戰

是月十七日至世子聞之倍道急行不能及期
妻籠今據之

神祖不懌是日世子至草津謁本營

家記世子退次傳舍

係二十三日合戰誌係二十日餘史保神

是日而云謁見家記神祖皆誤今從大全

原康政大久保忠鄰本多正信酒井宮內大輔忠勝本多忠政等皆不得晉謁并伊直政傳命諸將使退就舍且厲聲曰世子逗撓不會戰期諸君亦得無罪乎諸將皆憚家記神祖之威嚴死語而退獨酒井忠利揚直政之意以爲忠吉其女婿也聞閑原之戰斬有武

功故舉世子之懦滯以彰忠吉之功劳乃

謂直政曰

世子後于戰期以攻上田城故

也不必觸

內府公之怒而子獨揚言以抑

之其意如何直政曰吾非有他唯恐天下人

藉為口實耳忠利曰縱

世子有過而內

府公蓄怒子為寵臣宜調停彌縫以成謁見

之義不知出此反為譏議若人抗言則吾志

決矣促膝謗責意在交及而死本多康重收

野康成高力忠房與和解之時人皆謂兵部

少輔威權烜赫人無敢支原不備後守令日合戰勝於徃時戰功多矣大全本書曰忠判子尻戎蟹江之戰功世所共知故人稱之邑三千石增至三萬七千石本多正純自食神祖世子亦畧重之累進為河越城主自失朝非世子之過而全在臣父佐渡守之所為願罰佐渡守以彰世子之先過神祖意釋合戰誌餘史並曰榎原康政入見世子諸將皆不許謁見康政何由得諫驚峯文集榎原康政碑亦无其事令從大全及本多系二十日神祖至大津驛留此數日圖附錄

合戰誌曰二十一日發大津令是日世子謁從家忠日記大全文榮紀事是日世子謁戰誌曰二十五日謁見伏見家忠日記作二十見神祖發大津越伏見三日注于上文合信昌掌京師政令加藤喜左衛門正次板倉勝重大久保長安從之德善院玄以之吏松田某小池某隸焉信昌至明年春在京師合誌餘史松榮紀事按大全以此事及遣正則在永原時下令本願寺光壽來謁神祖面許創建一寺由詳見上文七月以荒浦觀音寺

小野總左衛門為大津町奉行代管通商買
課農桑觀音寺雖攻大津城而被驅逐非其
意也故神祖用之曰觀音寺天台宗僧總
左衛門大津市松寄城兵黒田九兵衛佃次
人號十四屋
卽兵衛出城挑戰宍戸善左衛門據江原古
壘不出加藤忠明登糺山張陣相對善左衛
門出兵取禾忠明擊却之敵兵數百入之禾
如來寺據之九兵衛次卽兵衛急攻之九兵
衛中鉛死其餘多死者忠明收兵去是夜善
左衛門聞關原之敗狼狽還安藝家忠日記德川記大全合

向江原山敵兵无一人在者進至溪山善左
衛門聞關原之敗狼狽還安藝家忠日記德川記大全合
戰謀餘史○大全文曰神祖聞忠明之謀畧
神祖假設關於日岡嶺毎日伊迫藤秀用伊
奈昌書加藤源太郎三人置吏卒閱往來福
島正則奉命赴京師圖書眷直之日正則召
其臣佐久間佐左衛門為使取旨大津本營
佐左衛門騎而過閨吏卒尤之佐左衛門曰

吾奉君命使于本營何故下馬更卒寧起以
棒棒股佐左衛門下馬過閨抑怒復命就正
則之宰福島丹波披訴曰臣面受折辱願賜
告臣有以報之正則懷其為公忘私曰汝亟
自殺不過三日吾必斬圖書之首以報汝仇
佐左衛門喜而自殺正則遣使齎其首送丹
伊直政之營直政大驚告狀本營 神祖召
圖書於大津而訊鞫之圖書盡所不知也直
政奉旨報正則曰閨吏辱使者非圖書此所

為須誅閨吏一二人以謝其罪正則大怒曰
凡士卒有過皆隊主之罪也今誘之圖書所
不知而輕斷其罪殆非所望也且一言以許
佐左衛門不可中輒久則部下士卒以我為
食言則自今不用吾命而失馭下之道矣誓
必斷髮遁世以吊死者言甚暴戾勢將不測
直政自此神祖曰圖書不死則事必不平請
賜死此神祖不聽直政固諫曰閨下不賜
圖書死則正則必舉兵戕之是反也然則不

可不討反者令雖大捷輝元在大阪城島津立花猶未歸欵其餘鎮西中國之賊徒逃竄山谷者不可勝計乘變而起則禍亂何由而弭願枉從臣言神祖不得已從之直政馳至圖書之營諭旨圖書悅曰此臣報恩之日也竟自殺年二十八時人莫不惜之直政送其首於正則之營正則大喜謝之事遂平大合戰志佐久間佐左衛門非小島介之進○合篤史先使者名二書並曰正則奉命赴京師先池田輝政而發遣介之進於輝政之營告之介之進過閑腳誤觸閑吏之棒閑吏怒以

捧其首送之。脣介之進書營。抑圖書。怒復命正則使之自殺。齋
余諫曰。易使者。函榜其姓名。送首正則。使之自殺。齋
宜處分。驕卒。遂還之。其意在步卒也。吾不能以騎兵
之。自殺所記。擇其體。名神祖。不全不振。請臣隨
之。令直政終則似言。必得圖書。之首。直政
參軍。亦有小異。合戰誌。所

臣按征西諸將福島正則其功最大然其剛慢自用特功驕恣亦甚矣閔吏辱其使
者固非隊主之罪伊奈圖書不幸遇其變

斬閨吏六人首以償一士之死不亦可已
乎閩原合戰誌石卵餘史所書六人姓名
未必杜撰為之但神祖召圖書計鞠之
大全之說為長矣圖書斬閨吏或在此後
而正則必欲其心圖書故以騎士步卒之
說逼之必不得已則圖書之家亦豈無騎
士可以匹敵者乎正則舍之不論必得圖
書之首而後自嫌豈非狼戾彊暴之甚哉
當此時毛利輝元勢日窮蹙正則之去就

中雖非韓信為漢則漢勝為楚則楚勝之勢
點而激李懷光奉天之變將在呼吸之間井
伊直政謀慮深遠犯顏彊諫而神祖愛
士不忍發言圖書感激日為之死君臣之
隙和中奪正則之封而處流雖由殘忍貪虐
罪惡貫盈而其原起于此云
先是石田三成逃自贍吹山出中野谷歷大
谷山至鳥上山從者三人三成謂之曰吾欲

伺間抵大阪往薩摩與島津兵庫頭謀再舉
大軍汝曹須自此辭去以待時至三人者不
忍棄去三成強之曰汝曹累吾不去則將自
殺三人不得已涕泣而去三成崎嶇間閑拾
遺穗充餐經四日患泄計之所出石橋村有
舊所識村民與次郎太夫就來舍已與次郎
太夫與妻謀匿之已舍悉力供給人或知之
謂與次郎太夫曰聞子匿治部少輔而令田
中兵部大輔在井口搜索不遺餘力事發覺

必得罪矣與次郎太夫固爭免之三成側聽
其言謂與次郎太夫曰吾運盡命窮無地容
身汝宜自首與次郎太夫流涕曰豈敢至此
君宜出走三成曰吾病劇不能跬步進道事
露見執恐併汝累宜亟告之與次郎太夫不
得已至井口告之田中吉政大喜遣其臣野

村傳左衛門澤田莊左衛門捕之至井口之

官合戰誌錄史並曰三成逃至江北草野谷
營著藍織載破笠腰鎗為樵夫晝伏宵行持
奔大阪道路梗塞竟不能達患泄卧草間有
人告之田中吉政遣田中傳左衛門捕

之三成給曰吾椎夫也傳左衛門識其面節
繫之至吉政之營家忠日記松榮紀事作澤
田莊左衛門人今從大全亦舉一說
與次郎太夫之言出吉政出迎之初三成在
走被捕也附以備攷吉政出迎之初三成在
大阪威權甚重吉政敬事之故溫言慰勞三
成稱呼不異平日傲然謂之曰吾蒙太閤之
深恩欲報之於嗣君故與秀家景勝輝元定
計舉此大事而一戰失利竟為累因命之既
窮无所復憾願亟賜自盡子之意也因探懷
中出短刀曰切尽貞宗名刀太閤所賜也諸書

作切及薰真未知不敢斯須離身今授之子
孰是令從大全時大全合戰之詩餘史長束正家自南宮山奔伊勢為
矣吉政使醫治疾自十八日至此日善供給
山岡道阿彌所敗還水口為城守計從兵逃
亡无與可守神祖使池田長吉龜井茲矩
往水口圖之二人遣使城中曰足下必欲城
守則立內府命將拔城使无唯類宜避城謝
罪正家從之出城移于櫻井谷民家長吉益
矩逼之使自殺弟伊賀守先自殺於庭上水

口城金銀刀槊充物府庫大全日真金五千
裝刀一千口其餘正家籍之然後自殺長吉
罟玩不可勝計

茲矩上其簿神祖悉賜之於二人

德川記

戰誌餘史正家自殺諸書无日今因三威事
連書按上文七月正家子兵部少輔与未
謁石部驛其後諸書不書蓋安國寺惠瓊匿

此時同父自殺也今无所考

於鞍馬山月照院聞吉川廣家置栗屋十郎
兵衛索之出鞍馬山匿于六條本願寺子院
江州人樂鎮有憾於惠瓊大全合戰誌餘史
鄉之士某申波刺為僧三成惠瓊譏義鄉于
今閻奪封流寓故樂鎮深憾之按六角義鄉

元无其人而妄所作為告之與平信昌
說見下文故但云有憾告之與平信昌
遣兵捕之惠瓊之士平井藤九郎長阪長七
郎聞之棄惠瓊於肩輿二人昇之將逃東寺
信昌之兵急追之二人知不免以為與其使
他人殺之不如吾曹手及之乃拔刀相與刺
惠瓊不殊二人棄之奮擊追兵頗有死者鳥
居強右衛門曳出惠瓊於廬中禽之

合戰誌

衛門十二歲據此推之蓋長信昌獻于大津
本營神祖賜黃金十枚於樂鎮使信昌幽

惠瓊命醫治創家忠日記德川記慶元記松
家次幽之令從大全又按合戰誌曰使酒井
作五十兩曰舉鎮碑賞信昌強與之乃受之
買銅錢數百緡分使村越直吉賜鮮衣於三
成行長惠瓊三四松榮加賀中納言利勝再
起兵發金澤至寺井遣使丹羽長重勸同進
兵長重報曰未聞上內府之命而遽興兵革
殆非無禮乎吾不敢也聞命然後進軍令卿
過吾城下請與相見利勝然之十三日丙午
會于松橋上利勝至大聖寺遣其臣藤懸

豐前於北莊謂青木一矩曰卿約我入越前
則為先導而受敵將大谷刑部之指揮有拒
我之計何與前言相反耶一矩謝曰卿進兵
本州則吾必為前驅故上書內府具列其
事而病劇不能從軍甚乖初志願送任子以
明无貳先是東鄉城主長谷川長吉之宰津
田刑部為援一矩率衆來在北莊與一矩之
軍至越前涉鳴香川將攻北莊城既而閑原

戰敗敵潰潰走一矩聞之大沮又遣使利勝
之陣懇乞使其子右衛門佐從軍利勝許之
列兵去一矩厚賂之利勝却之一先所受進
至江州利勝發金澤以下合戰誌餘史亦率
土方雄久青木右衛門佐至大津上謁神
祖見利勝雄久慰勞之間利勝曰如何處分
利政利勝對曰利政出力攻太聖寺城頗著
功效不意中畜異圖招之不出欲先討之而
恐後事機姑置之願以太聖寺之戰功得貸

其死神神祖許之利勝又請赦羽柴加賀守
之罪神神祖曰長重之罪當死何則太閤沒
長重之封纔給未邑吾以與其父長重有舊
悉力保佑其後為小松城主任加賀守拜參
議皆吾所汲引而忘其恩黨于先徒與卿爭
衡果何謂耶利勝曰長重雖敵擊利政之兵
於淺井畷未幾乞降事在閏原交戰之前是
不忘舊恩而悔其過也神神祖曰歛卿出師
遣使小松勸其歸欵而不肯從反敵於卿狀

其士卒吾所惡者非其迹而在其情也利勝
雄久皆无詔世子在側曰長重忘舊恩而
與反徒誠可惡也然秀家輝元以下諸將皆
假翊戴秀賴為名則長重久太閤之恩而舉
兵机我其情亦可恕也近年與彼結交觀其
畧度實有將帥之量其與金澤之大軍爭雌
雄於一舉是不負其所蘊也縱奪其封以示
之罰而他年新給采邑以隸麾下則彼必感
恩效力矣神祖從之利勝又從容言曰青

木紀伊守雖有與敵之名面非有事證聞反
徒敗於關原累乞歸順使其子右衛門佐從
軍而來是使之為質也願赦其罪神祖曰
一矩實无異圖則大谷吉隆何以得淹留北
莊而經畧北國哉一矩納欵于卿寄書于我
是皆觀望形勢計較騰敗似有智草志甚汙
下比之羽柴長重與卿決戰則不可同日而
語矣宜奪其封其餘長谷川長吉青山修理
亮丹羽備中守寺弟名長正越前將士為

其黨與者須亟出城堡避之他邦不然命將

征伐一无所宥利勝又請曰右衛門佐年少

不知順逆唯父命是從願給斗筲之祿以繼

其家神祖終不聽利勝雄久退而諭旨右

衛門佐遣使北莊告青木一矩黨與悉亡去

表置使小松告丹羽長重夕出城去再稱

丹羽五郎左衛門傳神祖使保科正光戍北

莊城先是正光戍瀆松城至是赴越前大全

川記曰紀伊守死後利勝請宥右衛門佐德

神祖不聽竟流落按是時一矩罹疾然其死

實在此後傳神祖召大野治長曰聞今茲矣
今從大全

革出於佞臣石田三成賈僧安國寺等之姦

謀而秀賴幼弱所生大慶院皆所不知也吾

於母子无所芥蒂汝宜往大阪諭以此意治

長馳赴大阪傳神祖之命秀賴母子大喜

以柘植大炊助為使副治長至大津嘗以謝

此時治長從軍閑原不居大阪優容秀賴母

之意令從大全二十日使井伊直政奉多

忠勝松平忠明福島正則池田輝政淺野幸
長黒田長政藤堂高虎有馬豊氏陣于葛葉
逼大阪城大全載一說曰或云直政忠勝有
先直政忠勝今從大增田長盛奉秀賴在牙
全正文松榮紀事城毛利輝元在西城與長盛不協諸將遣使
城中問輝元之去就輝元不能支吾就直政
密使秀元廣家輪歎不必至此故但云問其
忠勝乞和神祖許之餘史松榮紀事並云
就去二十三日田中吉政持石田三成至本營

正信慶賜三成記幽之吉政上三
威所遺短刀神祖使吉政受之日命本多
其說合戰誌所論是也故不取關原之敗島
津惟新殘兵纏五十余騎由土岐多羅尾山
路歷八日市出高宮河原椎牛以救軍士之
飢合戰誌餘史並云利至甲賀谷捕農夫為

鄉導過水口信樂土人爭起邀之從兵擊破
之虜一人斬五人梶首上野城下縛虜柵木
經笠置賀茂抵南都由河內路至住吉界津
商人田邊屋作庵置酒接之惟新至大阪敗
兵來集遣使毛利輝元請入守城輝元依違
不能容惟新以為此不足憑不如還國舉兵
乃取其妻及龍伯之女艤船經還薩摩其子
忠恒遁至京師寓道正庵尋還薩摩大全遣使輝元
據合戰立花宗茂寇大津城陷之休士馬將
詔餘史

向閑原聞石田三成敗績孤軍不能戰引兵
趨京師立馬三條御幸町遣使三本木第謂
木下家定曰足下須護高臺院入大阪城吾
亦入城共作戰守計家定素歸歎閑東咎曰
足下須先往大阪吾將繼發合戰誌曰家定
禁廷大全無高臺院之宰小堀新助政次
護高臺院遁於
備銃大作守禦之勢宗茂往至大阪遣使毛
利輝元增田長盛請當方面之任輝元長盛
不能答宗茂知其无能為曰不如亟還本州

以觀時變其臣諫曰主公報太閤之恩酬輝
元之知如是而足矣願謝罪於內府公以
圖保全宗社宗茂然之乃以薦野半左衛門
親次為使親次立花賢賀弟名乞歸正奪所
在港口之船還柳川城大全合戰誌餘史慶據安東守經所書
大毛利秀包聞關原戰敗自大津還軍大阪
宗茂路逢秀包謂之曰吾與足下皆蒙太閤
之恩故雖一旦從大阪之催督而死終敵
內府之理吾已送歟足下亦宜遣使輸歟勸

之再三秀包不聽曰吾與足下事勢不同宜
與輝元商議以決去就遂留在大阪鍋島勝
茂筑紫廣門並出大阪還本州大二十四日
、世子至伏見大毛利輝元出大阪西城還
于木津別莊池田輝政福島正則淺野幸長
黑田長政有馬豊氏藤堂高虎灑掃西城以
待神祖之至大全作正則一人今從家忠日記松栄紀事
祖謂輝政曰安藝中納言雖為敵之將帥宰
相秀元特從廣家懇布誠歎故釋而不問增

田右衛門尉首讐兩端竟无所補宜減死罪
一等奪封處流是日長盛出大阪城赴高野
山自城門至木津東兵陣列左右長盛過其
中間從兵數千皆散去尋幽長盛及其子兵
太夫宗重於武州巖築使高力忠房監之家
日記德川記慶元記餘史松栄紀事宗忠
重或作守次今從先臣城所友仙訂正先是
神祖命筒井定次及大和將士取郡山
定次陣于笠置奈良之間其餘將士陣于玉
水長盛處守之臣橋與兵衛鹽屋法須相議

便渡邊了入第三城處分軍事中村一氏卒了仕長盛
了法令整肅每日掃斬寇賊無敢來犯者城
兵凡可九千中有亡去者無三十金人奴僕
了將父母及妻至牙城謂與兵衛曰城兵怯
懦其志不一逃者任其意吾當以部兵二百
堅守牙城故納之為質城兵聞之納質者十
一人隊得田中角之助度城不可守潛出妻
孥於城外城兵譏之終以此廢大全。合戰
爭於城外城兵譏之終以此廢大全。合戰

城中角之助以爲城代在牙城渡過了守第二
出是城外了遣使牙城曰今出雖子共守此
同死角之一戰請送我家累於牙城與子妻等
常也今无故出之不及乃告其寧了怒曰城
爲也時人譏角之助爲懦夫故以此廢頗與
大全畢附藤堂高虎本多正純舟越景直及
池田輝政之宰伊木忠重將兵向郡山城兵
爲拒守之計受了指麾長盛在萬野山間之
籍城中金銀資財手書諭處守之臣授城於
萬虎正純了使城兵卷旗幟出自正門致城

而去人曰高虎筆作藩堂高虎淺野幸長二
主之助渡迎了致城二人對曰唯命是從然天
令從大全○渡邊之始事中村一人致城而去
並云藩堂高虎美了十八年大全合戰誌餘史
祖聞其名欲召歸麾下堀尾吉晴亦厚禮招之
高虎了。在郡山食邑一萬石高虎倍之給二萬
石給長子長兵衛二千石
臣按田中角之助出妻孥於城外據閨原
合戰誌石卯餘史之說則非為走計而恐
其為累也渡邊了則反之欲使妻孥同死

于城中故角之助蒙怯懦之名而不齒於士流終無以自明其志上之舉動可不慎哉晋成帝時蕪峻之亂朝士以京邑危逼多遣家人入東避難左衛將軍劉起獨遷妻孥入居宮內前史美之了武人固不能知起之事而其所爲暗與之合亦可謂有識畧者也

神祖使松平忠良松平忠政留守大津城家
日記大全島津惟新之臣伊集院左京有川
合戰説

助兵衛以計竊取所在大阪之策惟新夫人泊舟三艘於周防海上以待順風夜半得風潮起斫一艘先發夫人及左京助兵衛所乘二艘後發黑田如水置戍船於富來浦以監往來戍船然屯火薩摩之船誤為前船之炬近富來浦可一里二十六日天將晚薩摩之船覺之而驚走船出浦戍船怪之解纜逐之左京助兵衛乞降戍船不聽手發鳥銃二人知其不可免相謂曰不捷則當使夫人自裁

吾輩決志鬪死乃列兵二三十人於舷二艘
分為左右連發鳥銃戍船八艘各攻左右薩
摩之兵悉力拒鬪勝敗未決戍船放火于蓬
投之二艘之船一時悉燒船中婦女悲泣大
呼惟新夫人端坐不動在京助兵衛及其餘
敵兵或燒死或戰死日加辰戰于豐後姬島
晡時至同州佐賀關方止海上幾十里敵船
所乘者可二百人舟師十三人女子八人被
獲其餘悉死戍兵死者四十餘人其夜泊富

來浦船監松本吉右衛門告捷如水久々不
喜曰戍兵無所稟命而浪戰且殺婦女不仁
也唯賞力戰者給鈔糧衣服于生口使人護
送薩摩慶元記餘史並云薩摩全投萬人敵
全合是日戰誌神祖發大津至伏見比過藤原
酒井重忠及弟忠利謁于道左神祖謂之
曰吾使松平甲斐守松平出羽守相守大津
城大津樞要之地二人年尚少汝兄弟須往
助守重忠忠利奉命而去家忠日記大全合

世子在伏見謁 神祖之々諭以明日將入

大阪是夕 神祖次于淀二十七日入大阪

西城 世子入第二城 創業記秀異松采紀

神祖入西城今從創業事並云二十八日

記正文家忠日記大全二十八日勅使來

賀松采紀事福原直孝固守大垣牙城不下

西尾光教射箭書於城中曰相良秋月高橋

等謀歸順以全舊封而子據城自守已經數
日 内府必不赦子矣如聞加賀井彌八郎

之子匿在城中令子出之以付水野兄弟則

縱不能得舊封亦不失湯沐邑矣直孝然之

請質及擇書光教以其宰谷清兵衛為質齋

擇書入城直孝付加賀井重望之子於水野
勝成出城披剃號道蘊光教遺使乞之避至

朝能以謝罪直孝至朝能還清兵衛遺書及
短刀於光教以謝其殷勤光教與諸將議告

城陷於井伊直政就乞赦直孝而神祖不聽

便亟殺之是日光教又遣使諭旨直孝聞命

自殺 神祖使松平康重戍大垣城勝成光

教等諸將皆引兵去高野山今從德川記大全書或云直孝入全慶長一統記據大全直孝二十十九日

三日出城今終言之政不係日

公卿百官祠官僧侶及畿內富商悉來拜謁

阿部正次西尾吉次山口直友城織部永井

直勝為介創業記家忠日記合神祖命井

戰誌餘史松栄紀事

神祖命井

伊直政榎原康政本多忠勝糾諸將忠否議

天下政事使本多正純聽訟直政康政忠勝

上言大阪形勝之地反徒徃挾秀賴作亂

使彼在此則啟反者之心神祖曰秀賴幼

相且元補之人心始安松栄紀事○大阪記

來謁二條城日神祖謂片桐且元曰石田

增田之謀遂非二人之所為皆出秀賴之意

此意諭大蘆院具說謬妄恐惑世人故標于

此初敵將圍大津城神祖使京極萬知救

之其兄萬次避城登萬野山故不能及萬次
聞閑原大捷甚悔之及神祖入大阪城諸將皆來謁獨萬次不來神祖使井伊直政

將皆來謁獨萬次不來神祖使井伊直政

召之高次對以有何面目可出見神祖以
山岡道阿彌為使召之高次固辭不出又以
道阿彌及直政諭旨曰四五萬敵兵以攻大
津城不得至閏原此高次之功也何不來見
言甚周摯高次奉命來謁神祖善遇之戰
誌餘史並云非神祖謂高次曰能忍一二日
恨唐韓愈論許遠張巡之功曰守一城捍天下
進阻遏具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松宋紀事云按
惟日滋之師蔽遮江下此耳惟日滋之師蔽遮江下
沒拒守之功雖不能及二守而神祖褒之此不必矣
以成人之美具意蓋如此不必矣此

言以折辱之也故今從

大藏書院藏本

臣按閑原合戰誌石卯餘史並曰六角修

理大夫義秀子右兵衛義卿江州世家也

往年黨於閑白秀次太閤怒奪其封流寓

京師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相議欲以義卿

為北國大將矯秀賴之命遣使召之義卿

稱病不出三成怒其忤命欲殺之長盛救

護得免及神祖在大阪九月二十八日

以德永法印壽昌為使諭義卿得復舊封

義卿固辭不出石卵餘史詳載其語神
祖聞之曰當世君子也閏原記大全亦載
其說以為真偽相半未敢決然謂先其事
也近世六角兵部氏卿著江源武鑑欺罔
世人蓋諸書據武鑑書之也加賀守菅原
綱紀騎隊長佐々木左兵衛定賢撰佐々
木家譜藏於江州佐々木社著偽宗辨曰
寛永正保之間有澤田氏之子名氏卿者
其先六角家臣僕也偽稱高賴六世子自
號六角兵部蓋高賴長子氏綱先卒卒无
子將軍足利義植命次子定賴為嗣由是
氏卿矯為氏綱之後偽作三世名字以為
氏綱傳其子義實之傳其子義秀之
傳其子義卿之即氏卿父也又欲文其
偽而售其說則剽竊舊籍之言率合附會
自天文至元和以為二世實錄名曰江源
武鑑辨駁昭晰无復餘蘊夫義實義秀義
卿三世寧无其人而為有人偽作神祖

賜義卿書載之江源武鑑故世人往往信
之姦人惑世誣民一至于此其罪不容誅

矣臣恐後人又為所惑故論于此曰

神祖謂井伊直政本多正信山口直友曰太
閻欲賞島津惟新朝鮮之軍功而亡何薨逝
吾與諸大老議增封進爵而惟新不思其故
父子黨干兜徒其臣諫之不聽出力攻伏見
城挺衆戰于閔原罪在不赦不聲其罪而討
之然龍伯非可私於惟新以取滅亡者方將

來于大阪以謝惟新父子之罪而至今无音
耗汝等宜問其故三人遣書龍伯詰問之惟
新書還薩摩也龍伯怒其黨逆銅于其封內
櫻島不許謁見惟新謝曰本欲從內府之
東征而以兵寡徵之本國故告其故于三內
府欲待兵至從後發而為秀家輝元要之不
得已從之龍伯聞之其意稍解大全合戰誌
乘于大阪在下文明年四月二書窮書其事
伯遣其臣鍾田出雲於大阪分疏之按出雲
見惟新謝曰本欲入伏見城固守然守持鳥

居彦右衛門峻相不約故不得已黨于三威
先至是山口直友捕惟新之兵太田助之亟斬
之至於薩摩副以直友之臣和之集謂龍伯
曰亟入京師以謝其罪則公怒必解龍伯
以備攻

十月朔奉神祖命與平信昌徇石

田三威安國寺惠瓊小西行長於市斬之於
六條河原榜其主名梶之於三條河原觀者
重皆年譜創業記家忠日記大全合碑伏見
戰誌餘史慶元記松榮紀事

紀事並无月日今從大全

家忠日記合戰誌餘史松榮奇志

城反徒永原十內山口宗助以下十八人於

栗田口

家忠日記合戰誌餘史松榮奇志

臣按石田三威便佞校點長于財利善為
逢迎故秀吉公擢自微賤居五奉行之一
授以佐和山城裁決軍國事寵榮極矣而
其志不屢一旦舉事動搖閨西如敵將豐
臣秀秋毛利秀元氏家行廣皆知其說言
擁戴秀賴以濟其私况如加藤清正細川
忠興黑田長政京極高次亦能審其情實
豫科成敗臣皆據實而書班三了考不復
論列於此矣小西行長朝鮮之役頗著威

名徒逞血氣之勇而不知善後之策終與
清正相覬大為諸將所惡孤立無援不得
不與三成相明比錢風沈充之於王敦傳
亮徐羨之之於謝晦其勢然也及其黨戰
於青野原行長一戰輒敗束手就禽為世
大僇何前勇而後怯也安國寺惠瓊以才
能有寵于秀吉公建矛列騎勢與諸侯等
遂志非分黨干三成行長幢幡為旌旗廁
養為隊伍終不能支一矢擎風逃竄近世

譁僧永覺有云僧家寧跡寰中棲身物表一
切塵氣尚當謝絕況可貪祿位乎一切丈
事尚不可與况于握武爭乎因論元劉東
忠明姚廣孝為佛門中萬世之罪人况如
連瓊者其為大罪又當何如哉
五日毛利輝元出木津別莊還安藝 神祖
中使對世子擊之下令將以十六日出師糧
元就井伊直政謝罪曰 內府公有意存恤
我家則給周防長門二州足矣其餘八州請

納之直政固請神祖許之賜書諭之削安藝備
父子贖其罪直政副以擧書諭之削安藝備
中備後因幡伯耆出雲隱岐石見八州授周
防長門輝元悅服故世子不出兵年譜合
史慶元記輝元披剃號宗瑞以秀元為嗣全
寬永系昌慶元記按輝元无子養從兄秀元
為子其後生子秀就故他年秀元以秀就為
嗣吉川廣家致仕落髮號如見大赤松則房
出佐和山城竄匿林數死何逮捕與平信昌
斬之太田美作守成勢田閑原兵敗走至朝

熊池田長吉山岡道阿彌攻殺之合戰誌道
阿彌進攻桑名城主氏家行廣弟志摩守
寺西備中守等不能守合戰誌慶長記備中
忠日記大行廣乞降致城而去道阿彌進攻
神戶龜山二城羽柴勝雅岡本下野守不能
拒亦皆降道阿彌不數日舉三城置兵戍之
六日至大阪告之伏見告之合戰誌開原軍記並云至
在大阪西城今訂之大金合戰誌並曰行廣
秀賴合戰誌曰寺西下野守家素富為僑人
終自羽柴勝雅蒙沛宥子子仕幕府復瀧川

武自獻廟時勝雅以耆老備顧問岡本下野
守往年黨于秀吉攻舊立織田信孝故神
祖深惡之流寓而死。神祖褒其不勞干戈亟拔三城
道阿彌謝曰此非老夫之力也。閣下威風
所被也。家忠日記合戰記餘史慶大谷吉久
木下賴繼遁自垂井帰敦賀與處守之臣峰
屋市兵衛議招集散卒欲據城舉兵聞
關原之敗皆離散无敢應者二人知事不濟
潛奔大阪。大全合戰誌餘史。大全曰木下
城陷大谷大初同神祖為征上杉景勝入江
字殉死秀賴初

戶城賜書冢上義光使陸奥出羽諸將々義
光攻禾澤口南部信濃守利直大膳大夫兵
五千人秋田實季二千六百五十人戶澤政
盛二千二百人木堂源七即四百人六鄉兵
庫頭政兼行子彈正直三百人赤尾千二即二百
人松榮紀事赤尾作赤尾津仁加保兵庫一
百八十五人瀧澤刑部一百十人内越孫四
郎六十四人巖右兵衛合戰誌巖作山名蓋
二字松榮紀事作巖岩字艸書訛作山名蓋
屋今從大全義光記四十人兵合一萬一千

百餘人來會山形與義先議定軍伍事以此松葉紀
兵數係明年八月使義光統領鄰境之兵下
蓋據此時兵數明年賜印章也令從大金

義先使長子修理大夫義康將兵千五百率
諸將向禾澤口諸將聞石田三成舉兵宇喜
多秀家圍伏見城以為天下大亂寇賊得起
于管內不告義先而別兵各歸城堡義先之
臣里見越後鮭延越前廷澤能登請追擊之
義先不許曰今與諸將交兵則景勝必同其

順行如天子

汝輩決死確鬪則不假鄰境之兵而可以得
志去者不追了也義光之士丹與三右衛門
年老致仕成金山之險列弓銃建旌旗於山
上甲士數十人在其下諸將至金山門闔不
得進遣使乞開門與三右衛門曰諸將還歸
得非黨于景勝耶不聞主君之命則門不可
開遣使山形得報處分請待之諸將望見山
上戍兵嚴備欲急下擊與之交戰則恐佗日
觸神祖之怒不得已還留既而義先報至

百餘人來會山形與義光議定軍伍事以此
兵數係明年八月使義光統領鄰境之兵下
蓋據此時兵數明年賜印章也今從大全

義光使長子修理大夫義康將兵千五百率
諸將向禾澤口諸將聞石田三成舉兵宇喜
多秀家圍伏見城以為天下大亂寇賊將起
于管內不告義光而引兵各歸城堡義光之
臣里見越後鮭延越前廷澤能登請追擊之
義光不許曰今與諸將交兵則景勝必同其

順行如矢手

安德縣志卷之三十一

汝輩決死確關則不假鄰境之兵而可以得
志去者不追了也義光之士丹與三右衛門
年差致仕成金山之險列弓銃建旌旗於山
上甲士數十人在其下諸將至金山門闔不
得進遣使乞開門與三右衛門曰諸將遠歸
得非黨干景勝耶不聞主君之命則門不可
開遣使山形得報處分請待之諸將望見山
上成兵嚴備欲急下擊與之交戰則恐佗日
觸神祖之怒不得已遷留既而義光報至

許具過與三右衛門開門諸將一得過具鳥

照一文字天章

銃木棍安火繩列乾服山上旌旗皆綻軍

擊樹板甲士使婦女百姓擐甲列林數時人

服其膽智上杉景勝以直江兼續為大將水

原親憲為軍監別將上泉主水溝口左馬色

邊修理松永木工春日左衛門巖井備中等

兵一萬二千兼續部兵八千總二萬人出采

澤攻山形大全合戰使志茂治右衛門將兵

説義光記

使志茂治右衛門將兵

二千五百為奇兵寇谷地寒川江諸書志茂作下國音

相通今從慶元記按諸書不載治右衛門兵數今據四家合考最上義光與佐貫參河守

書義光乞援于伊達政宗々々使伊達壹岐

遠藤彌兵衛

合戰説作伊達上野石川將兵

三百來援

義光記曰騎兵一百五十步卒幾一千人今從大全

義光之

將江口五兵衛守旗屋城義光以其地形難

守且寡兵遣使諭五兵衛使棄城歸山形五

兵衛對曰未見敵之旌旗而退兵非夫也請

以死守義光使矢桐相摸矢桐諸書作矢括

今據大全義光記

之飯田播磨率百餘兵援之未至兼續攻旗

屋城五兵衛伏兵城外湛河水為堰兼續敵
伏兵劫之親憲按視河上壞其堤水立涸敵
兵乘勢攻城五兵衛與其子小吉姪忠作揮
槍出城縱橫奮擊敵兵披靡五兵衛入城闖
門兼續使步卒登山下視城中放火箭大銃
城無多死傷五兵衛度其不可守又與子姪
出城力戰引入牙城自殺小吉忠作亦因死
城兵戰死三百五十人敵兵縱火燔城々遂
陷城中男女及近村民庶皆出走會津之兵

追之山形援軍見火起中路將還飯田播磨
謂矢桐相模曰事急矣子護差弱而歸我留
戰于此奮勇而死相模登高望之見我軍既
危逆戰破之敵兵退走遂挈差幼歸山形大
合戰誌直江兼續欲聞志茂治右衛門奇兵
義光記之報以攻長谷堂上山二城登士上山下視
山形停軍三日既而治右衛門捷報至乃進

軍攻長谷堂城義光記兼續陣于須賀澤山距
長谷堂十餘町以春日左衛門為前鋒左衛

門陣于山麓。連續以為長谷堂距山形二里。然有冢上川義光不得輒救上山。亦隔二里而无險阻。城主里見越後或出援之。乃使上泉主水將三千餘人備上山城。兵糧村造酒。允推野彌七郎為前鋒。先是義光使鮭延越前小國大膳谷地盛伯耆川熊讚岐等援長谷堂城之兵總四千五百餘人。城將志村伊豆與越前議使大風右衛門橫尾勘解由率銳兵三百餘人夜襲左衛門之營。敵兵大惶。擾左衛門出走右衛門勘解由乘勢奮擊獲一百五十級。義光記作百十五級。今從大全按。大金載一說云斬會津隊長松木兼續之營堅守不動。城兵引去。翌日左衛門耻前夜戰敗。進攻城。兵飛矢炮堅拒之。敵兵多死傷。左衛門歛兵退。既而敵兵出。暴禾稼。越前衆具虛擊。兼續之陣多獲首級。欲還城。敵尾擊之。伊豆出步卒二百餘人於城外邀擊之。敵兵前軍多死。後軍猶豫不進。越前全兵入城。義光記義光召上山城主里見。

越後為麾下軍監越後使其二子民部主水及草川志摩等兵三千守城敵將上泉主水前鋒穗村造酒允推野彌七郎陣于物見山麓欲攻上山城主水為後拒扼山形援路民部出硯之敵兵布陣前後相拒遼遠民部以為敵歷長途人馬疲勞陣中喧譁乘其部伍不整可擊與走之也乃使志摩歷物見山間道出敵陣後民部開門大呼出戰敵軍披靡志摩選銳兵三百邀其後喊呐而進前後奮

鬪大破之城兵乘勝追擊斬造酒允彌七郎及平巖石見巖井備中等敵兵狼狽墮塹陷壑殆无子遺上泉主水聞前鋒敗馳救之志摩據物見山發銳矢橫擊敗之主水會津驍將也揮槍馳突力戰而死民部之兵金原七藏年十七獲其首城兵凡斬四百八十三級送之山形義光大賞民部之功使長子義康率伊達政宗援軍伊達壹岐遠藤彌兵衛兵合八千救長谷堂城距直江兼續之陣五十

町相持數日既而關原捷報至義光大喜以
為敵兵退走在近自將兵發山形上杉景勝
亦聞其黨敗于關原使兼續引兵還會津兼
續與水原親憲議退軍方畧親憲曰吾當與
清口左馬在前軍固守山麓然後使諸隊長
退軍兼續從之親憲左馬越前軍未成陣列
兼續之使既至諸隊長皆將引去長谷堂城
兵及援軍義康縱兵尾擊大敗之會津之兵
死傷無算二本松七郎時十八歲按大全合
戰誌七郎

作右京據勇士一言集此時稱七郎後襲稱
右京大合戰誌又曰父右京亮義經執伊
達輝宗為質為政宗所殺長于會津能詩地
利指揮部兵百餘人陣于險要邀擊追騎手
斬山形隊長天堂彌七郎其餘斬我兵十餘
級勇士一言集曰七郎初軍欲先衆而進元
臣左馬諫曰大將不可輕進指揮士卒然
後進馬七郎哂曰大將怯懦士卒溝口左馬
卒能得戰遂進鬪破山形之兵
揮槍殺我兵二人我兵退走四五町死者數
十人義光有膂力奮鐵棍厲衆還鬪敵兵又
敗兼續親憲據山而陣日既暮義光張陣相

對其夜親憲至兼續之營責之曰如卿所約
吾與左馬整陣然後退兵則可以萬全何收
兵之輕遽也兼續不復與較謝曰吾過矣二
人相議每隊多列鳥銃以擊追騎翊日敵兵
將歸會津義光下令追擊之敵兵據險發銃
追騎不能進死者數百人義光進于陣前督
戰鉛彈雨注從兵諫之使退義光不聽曰我
退就敢出死力以鬪勢甚猛厲從兵多死者
東八全合
義康隔山見之欲來救路險不可騎乃舍馬

步進率二千餘兵橫衝兼續之陣長谷堂援
兵小國大膳谷地盛伯耆川能讚岐等統出
兼續陣後掩擊之兼續三面受兵殆不能支
將退義光急擊之敵兵敗走兼續又據別山
整陣還鬪我兵少却不敢復追兩軍戰疲互
退兼續不能牒報志茂治右衛門引兵往還
禾澤義光斬敵凡一千五百八十餘級士卒
隕命者六百二十餘人遂歛軍還山形義光
謂近臣曰敵聞閑原之敗將崩潰之不暇而

山城守馭軍有法不至狼狽可謂謙信之遺

風餘烈至今猶存也

家忠日記德川記四家合考松榮紀事皆書其

大較合戰誌餘史各有異同今從大全義光

記據二書九月十三日薰續攻旗屋城十六

日陣須賀澤山其夜城兵襲春日左衛門之

營十七日戰于長谷堂上泉主水戰死二十

五日義光登山形二十九日義光與薰續接

戰十月朔薰續引兵還四日志茂治右衛門取

降于義光令欲其爭先是志茂治右衛門取

按繞攻不係月日

將攻山形義光援志村伊豆方畧曰治右衛

門會津曉將也可使降之以爲我將伊豆使

將攻山形義光援志村伊豆方畧曰治右衛

門會津曉將也可使降之以爲我將伊豆使

僧入城說之曰閑原之戰

内府大捷敵得

皆敗走故山城守不能復戰引兵歸采澤不

馳一介以報使君是棄使君也孤城無援令

欲何待不如來降治右衛門集部兵議去就

志茂美作固勸之降治右衛門從之遂率宗

族從兵二千餘人出降義光厚遇之

家忠日記大全

義光記四家合考合戰記餘史

臣按閑原記大全宮腰秀興曰長谷堂之

一戰城主志村伊豆部兵高橋伊賀斬上杉

景勝監使丸山藤左衛門景勝軍監杉原

據東國太平記彦左衛門名親清親憲之姪也

年尚少戰功挺群

親憲與書懷之伊賀彦左衛門後仕若狭

少將酒井忠勝余父秀政亦去山形仕忠

勝故與二人交親常聞二人談長谷堂之

戰書其梗概于大全或有問此戰孰勝者

秀政應之曰余父祖及叔父皆仕上杉謙

信審聞其用兵之略節制超於佗將及

攻長谷堂城春日左衛門夜戰失利穗村

造酒卮椎野彌七即侮敵授首皆似不知

兵者豈景勝不自矜陣此輩有所懈弛而

時然耶不然兼續親憲之過也旗屋城主江

口五兵衛食祿八千石其兵不可過一千

不用取上義光之命徒守孤城而死飯田

播磨不審彼我之勢力戰喪之皆不足稱

也方兼續之退軍義光獲有頗多然山形
之兵死者亦不少要之勝敗無所輕重也

臣謂秀興之論當矣然其論五兵衛權磨
之死事計較利害之言而不足為人臣之
法五兵衛固知力不可敵而不避死播磨
使矢桐相摸護敗兵而捍敵效死皆能不
虧臣節不可詆沒者也

羽州仙北邑主小野寺遠江守堂千上杉景
勝誘土人作亂攻同州六鄉城主六鄉政衆
自九月至是月上旬數戰政衆斬敵頗多城
兵亦一死傷者遠江守聞閔原之敗退走政

衆至大阪告捷高神祖世子褒其功並賜佩

刀大蒲生秀行封疆接會津景勝誘下野鹽

原廉沼土人作亂塙原土寇將起秀行郡吏
神戶平左衛門聞之捕首謀者五人磔之餘

黨悉奔會津依南山城主妹川縫殿助妹川

或作芋川又作五百川欲再寇塙原秀行之
國音轉訛今從合戰誌

兵却擊之又與廉沼賊戰敗之賊聞閔原之

敗亦潰走大全合戰誌

堀内安房守出鳥羽城還

新宮城守和歌山城主桑山重晴入道宗榮

剃髮叙法印使其子左近大夫貞晴子修理

亮一晴大全以一晴為重晴子據桑山系國

晴嗣負晴重晴長子九郎二郎先父卒其子一
佐令從系圖後更加賀守父子名據系圖

率千餘兵攻之杉若主殿頭亦同來攻安房

守拒守不遺餘力既而聞毛利輝元增田長

盛以下黨與皆歸降避城出奔大野

大全作能野今

從桑山黑田如水既禽太友義統欲攻垣見

家純富來城能谷直陳安喜城出實相寺進

兵安喜冬冬城南北臨海地勢險峻直陳叔

系圖

兵安喜冬冬城南北臨海地勢險峻直陳叔

父外記堅守不下如水悉力攻之城兵森千

左衛門其弟千右衛門密通歎于如水重臣

毛利太兵衛曰毛利初作母里後

更今字稱但馬

吾草與能

谷外記不相善願出降不然縱火城中以為

內應太兵衛至如水之營告之如水曰彼兄

弟縱有憾於外記而無叛君之理不義之降

不可受燒城則敵與吾死傷必多皆不可許

部兵馬杉喜右衛門與外記有舊如水使喜

右衛門貽書外記曰外無援軍中有離叛不

如授城而去。誓不殺城中一人。外記從之。出降如水使其臣黑田五郎右衛門手塚千太夫等戍城向富來城。黑田兵庫毛利太兵衛為先鋒。如水陣于城西南兵庫太兵衛進攻城家純之兄利右衛門妻兄藤井九左衛門守城。合戰誌餘史並之家純之兄助左衛門衛門真子九兵衛驍勇戰令從大全九左衛門夜帥百餘兵襲擊兵庫之營。我兵死者數輩。兵庫厲衆欲邀其後。九左衛門收兵入城。我兵連放鳥銃擊破外郭雉堞城兵固。

守羅城如水以松本吉右衛門為船監。泛舟海上。監往來夜有敵船一艘漂至。成船詰問之。答曰垣見和泉守被殺于大垣城。歸告此狀。如水縱之入城。既而家純書史江良新右衛門自大垣來奔。我兵捕之。如水又縱之入城。退兵諭之使降。利右衛門九左衛門請出降。毛利太兵衛曰城兵夜斫黑田兵庫之營可悉屠戮以報。其怨如水笑曰彼我一作戰陣之常。何怨讐之有哉。用兵之道。全軍為上。

宜亟解圍縱之使去於是利右衛門九左衛
門出降其餘城中知名之士如水皆召之為
臣使上原新右衛門戍城毛利高正處守之
臣據日高郡環城球珠郡角牟禮城大全日
高作日
田球珠作形如水使栗山四郎右衛門母里
珠令訂之與三兵衛管七郎兵衛等攻二城降之四郎
右衛門圍角牟禮城以計取之進攻隈城之
兵聞閏原戰敗出降四郎右衛門使與三兵
衛四郎兵衛戍城豐後悉平如水引兵還告

捷大阪益神祖賜書褒之大全據本書如水
喜城十九日能谷外記出降二十三日攻安
丘日神祖賜書今欲加藤清正在能本城
事寧接續故不係日欲攻小西行長宇土城以谷崎權太夫為使
上書神祖告與黑田如水協謨平定鎮西
神祖悅召權太夫親問鎮西消息謂權太
夫曰歸我東征清正諫曰不可若東征則比
過近江禍亂必起其言果驗可謂智士也大全
按七月神祖東征清正就藩不在大阪蓋以書諫之也今無所考。大全曰清正初以

真臣明石茂兵衛爲使泊赤間關彼皆敵地
欲捕之詰問茂兵衛知不可免走入佛寺投清正
書於爐中燒之然後自殺清正繼以權太夫曰吾商客也請勿
於路傍衆取之追呼予之權太夫謝去至
神祖之所以備攷先是大友義統攻木築城

忠興處守之臣松井康之有吉立行乞援能
本清正使阪川忠兵衛日下與介率兵援之
親將兵八千五百聲言出師豐後以莊林隼
人爲軍監堯熊本至水山嶺下令攻宇土城

屯大田山以加藤百助吉村樋左衛門爲前
鋒行長弟隼人及南條元琢琢或作宅左衛
門羽衣石城主豊後守宗勝元清難髮號元琢其子
行長幽之故在宇土城大慶元記並云左西
衛門佐元次子勸兵衛元守宇土城聞清正
重弟今據南條系圖訂之清正下令天明攻
來攻出陣街口州炬待之清正下令天明攻
之橘左衛門部兵少壯者乘銳氣夜攻街口
破之城兵島津又助率銃手拒之燒陣後人
家以資具明發銃如雨我兵多斃退而陣于

街口加藤百助向鹽田口三宅喜藏以忤清正之命被逐欲立功以償其罪夜過鹽田口至城下南條元琢出偵吾軍喜藏揮槍傷其面與之相搏二人有臂力勝負未決城兵數十人出救元琢清正見之使救喜藏飯田角兵衛莊林隼人率五六百人馳救之元琢恐其逼城捨喜藏入城亟闔門城兵夜斫百助之營阪川忠兵衛日下與介還自木華在百助之陣與伊藤新五左衛門佐久間角助奪

勇拒戰城兵遂引去清正釋三宅喜藏之罪重賞之又賞飯田角兵衛能救喜藏而却城兵並增采邑喜藏後更稱角左衛門領三千石角兵衛領七千石並為隊長小西隼人密使人齎書至八代城使處守小西若挾援宇土城清正捕得其使募村民一人收其質詐言來自宇土城致書若挾々々見其書隼人之所署不容復疑亟復書告期村民致之清正々々厚賞村民至期使隊將吉村左近軍監桐田六左衛門率一千餘兵

邀擊之至小川街口與八代援兵遇左近速
發鳥銃援兵大驚敵將萬瀨半左衛門屬衆
進鬪左近六左衛門急擊之援軍不能支走
還八代我兵進至宇土城外濠上列竹牌放
火箭大銃日夜攻之城兵悉力拒守及閏原
大捷清正射火箭于城中諭之使降小西隼
人信疑相半未能復書行長敗兵走還宇土
清正縱之入城隼人遣使清正又答曰行長
敗走事既明白吾與小西若挾同死以代衆

士之命願君俟收二城降兵以隸帳下使之
養養妻子則惠孰大焉清正義之遣使監其
死隼人若挾自殺二城並降清正召元琢以
下城兵數百人皆為已臣如水清正攻下諸
餘史慶長記慶元記皆有其事而大全叙事
詳悉今從之據大全九月二十日清正堯能
本十月上旬隼人若挾自殺亦欲事聞接續
故不侄日○松榮紀事曰宇土之戰清正自
揮槍與南條元琢戰遂禽之以其有勇名散
為己臣合戰誌諸書或云元琢被虜誤也
元琢被禽則隼人不能一日守城故知其誤也
今從大全合戰誌
使加藤與左衛門並河金右衛門戍宇土城

吉村橘左衛門堤權右衛門成八代城別兵
還能本大全。年譜云加藤清正攻宇土城
圍退云大全曰諸書或云此說畢然則清正
必還兵救之而無其事此蓋以文祿二年薩摩人
北宮内左衛門奪佐敷城誤為此時事故未敢據
事然年譜關原始末記並有此事故先是有馬晴
為此時事其誤明矣故不取先是
信松浦法印鎮信大村新八即後守丹五島
純玄義小西行長檄將赴大阪合戰誌
智稱疾不出使其臣柳川調信將兵大行至
赤間關新八即謂諸將曰今欲滅關東皆三

成等之所謀而決非秀賴卿之命不如屬
內府以立功名諸將然之別兵各還其藩
神祖賜書松浦鎮信煩之至是新八即分兵
援清正攻宇土城清正報之大阪即神祖嘉
之合戰誌據大全初美濃苗木城主遠山久
兵衛友政以屬齋藤龍興為織田信長所逐
流寓參州仕麾下從駕東征及三成舉兵聞
城主川尻肥後守在大阪請攻苗木城即神
祖許之友政喜還美濃土人以其為旧主皆

來從友政率之攻城拔之至是 神祖褒其
功賜城于友政復故合戰誌 館村城主田丸
真直在大阪城使其族主水守城美濃人惠
木雅樂助率兵攻之時丹羽氏信在參州伊
保遣兵援之雅樂助數與主水戰敗之其弟
吉左衛門自閔東馳帰齋 神祖所賜雅樂
助書諭以屬戰功燒高山寨保土岐城雅樂
助進欲攻土岐城會西軍敗衄真直歸降故
雅樂助收兵去 神祖釋真直之罪流于越

勸之歸正秀成不聽池田糧政其姻戚也遣
使告秀家三成敗於閏原亦勸歸正秀成從
之欲攻太田一吉曰杵城以著功効臼杵城
地形堅固一吉連守佐賀閑扼塞海陸秀成
便田原紹忍古田喜太郎甲斐五右衛門等
合戰志鱗史甲斐作社野蓋以國音相近訛耳今從大全
攻佐賀閑一吉便之德數馬山田三左衛門援之二人舟至
佐賀閑迎擊紹忍等破之秀成之臣中川平
右衛門還自大坂至佐賀閑與紹忍喜太郎

合兵擊却之土寇競集邀其軍平右衛門紹
忍喜太郎登鎌倉山據左義長鼻拒之欲與
秀成合隊攻臼杵城佐志生村林中有伏兵
起神主作之允率民兵連放鳥銃秀成曰軍
有屋嶺土寇蟻集橫擊之牧勘右衛門以下
戰死三十餘人一吉之兵據津土寺甲川平
右衛門進攻之敵兵拒鬪甲斐五右衛門戰
死秀成之兵大戰于佐賀閑而敗平右衛門
紹忍戰死兩日之戰死者二百餘人據合既

而閑原捷報至一吉遣使秀成之營曰聞秀
家三成以下黨與悉敗亡今當避去然有所
思願使黑田如水來此然後授城秀政告狀
如水時如水攻富來城故遣其弟兵庫於臼
杵一吉之宰出迎謂兵庫曰歸中川修理大
夫雖來攻而堅守不下斬獲頗多授城于修
理大夫則世人心謂修理大夫拔此城矣如
水公當時名將授城于公無復所憾飛驒守
所借者其名耳言畢而歸一吉及城中男女

皆棄船出城兵庫入城過一二日授城于秀
成還中津德川記合戰誌餘史慶元記皆有
其事而大全叙事詳審今從此據
大全九月二十八日秀成發岡城十月二初
日戰佐賀閑今欲事實連接故不係日
日向飲肥城主伊藤祐兵在大阪祐兵大全作祐隆今
訂及神祖東征就井伊直政神原康政黑
田長政請屬麾下神祖賜書嘉之祐兵督
兵將從駕罹疾逗留遣使黑田如水問其去
留如水報曰宜歸本藩以勦隣敵既而祐兵
疾劇使其子左京祐慶後稱修理太更出雲守還藩調

兵祐慶年甫十一使差臣輔之祐兵竟卒于
大阪宮崎城主萬橋元種在大垣城與秋月
種長相良長每歸順事未達鎮西故先攻宮
崎城乞監使于黑田如水時如水攻安喜城
陣于城下遣其臣官川半右衛門監之祐慶
之臣稻津掃部將兵數百騎攻宮崎城拔之
斬守將權藤平右衛門父子三人獲二百餘
級進攻島津豐久佐土原城雖斬獲頗多而
城堅不下又進與薩摩兵戰于穗佐倉岡萬
垣使堀内安房守還新宮亦使二子五郎七

國真田山木脇口等地山木或作山
本未知孰是斬四百
餘級祐慶之兵戰死二百餘人祐慶送平右
衛門父子首於如水之營如水檢之上其功
於大阪神祖褒祐兵志操純壹祐慶年少
著功使之襲父封家忠日記德川記大全慶
長記合戰誌德川記大全慶
誌九月晦福津掃部攻宮崎城十
月上旬與薩摩兵戰故書于此九鬼嘉隆
與其子守隆相持踰月聞其黨敗于關原大
垣使堀内安房守還新宮亦使二子五郎七
五郎八亡失與其宰豈田五郎右衛門潛出

鳥羽城匿于答志島 合戰誌餘丈作熊野今
在伊勢 從大全曰答志島 見東鑑

至大阪就池田 種政切請曰

已軍功之賞贖父死罪 神祖雖未顯許頗

贖其言守隆聞之喜遣使答志島報之使未

至十二日五郎右衛門逼嘉隆自殺持首得

獻大阪至星崎遇守隆之使無如之何守隆

大悲慟誅五郎右衛門 家忠日記 大全合戰

家忠日記 大全合戰

家忠日記

家忠日記

家忠日記

家忠日記

家忠日記

家忠日記

家忠日記

前田利勝在大阪十七日 神祖以榎原康

政為便賞利勝 扱國軍功增封加賀能登美江

原本堂字典

沼二郡二十萬石責弟利政之有貳放之奪

能登加賜利勝々々歸藩自此統領加賀能

登越中三州利政流寓京師 家忠日記 大全

事 荣紀 先是細川忠興至行營請攻福智山城

以報小野木公鄉攻其父玄旨之怨曰路由

龜山城攻之以正前田茂勝之罪 神祖許

之忠興喜與二子忠隆興秋弟興元將兵二

千八百向福智山播州姫路城主木下右衛

門佐延俊 肥後守家定第三子素帰心于

大全作元次令訂之素帰心于

神祖稱病不從秀家輝元之命至是帥兵四五百從忠興之軍忠興進至馬堀村距龜山城纔十町遣使謂茂勝曰宜亟避去不然攻拔之茂勝遣其寧小池清左衛門於中路迎謂之曰玄蕃正既通欵于關東故卿父幽齋寓于龜山城請卿來此既而玄旨與三刀屋孝和至馬堀而告茂勝歸欵之狀忠興聞之使茂勝來會茂勝蚤時來忠興之陣請為先導攻福智山忠興許之太全載一說曰谷出羽守藤應三河守川勝

右兵衛亦從忠興以贖其罪原本作馬銃於蛇鼻拒之忠阪攻福智山城之兵急攻之敵兵退入牙城時公卿在大坂聞忠興攻城馳帰不得入著藍縷擔魚籃為賤夫得入城翊日忠興召將校曰城中旌旗倍精彩此必公卿未帰也吾當以計取之乃遣使城中謂公卿曰吾非報吾國有叛亂必討之此藩臣之職也閑原之戰黨與皆敗子欲守城誰敢援之不如避城謝罪吾當請內

府以處寬宥公卿從之不髮授城出在民間

忠興又遣使曰子罪甚重吾不能請命宜自

裁十八日公卿入龜山淨土寺自殺合戰誌

二十三日縉殿助出城入高野山十月六日

自殺餘史作十一月六日德川記十一月十日

八日大全慶長記細川家傳錄事從大全日從家

子往說縫殿則恐多殺傷急冠已煙何用多殺

福智山城則由降之道阿含命至福智山

忠興使其臣飯川豐前牧左馬允成福智

山城大先是神祖謂執政曰德善院玄以

雖輸歟於我而方敵攻伏見城身在京師不

恤鳥居内藤之死不救田邊大津之急難然

無一事可見其歎者宜奪其封至是收龜山

城放玄以父子使北條氏勝其子新左衛門

繁廣成龜山城大全此非是日之事令因氏

告石田三成之密謀日不署反徒之連名攻

終於神祖釋之不問後屢召之玄以稱病不出

自今從十九日世子發京師至大阪家忠明

鍋島直茂欲攻立花宗茂柳川城以贖其子

勝茂之罪是日將兵一萬二千渡築後川距
城三里陣于大善寺前鋒鍋島七左衛門鍋
島平五郎陣于五段田大全載一說曰直茂
使鍋島紀伊守屋上刑部率數千人攻唐津之地
秀家輝元直茂欲略寺澤志摩守在藩具子勝茂黨于
志摩守處守之臣山本三左衛門遂戰于駒川
啼阪却之直茂恐神祖聞之詰責攻柳川
贖其罪附宗茂集將佐謂曰鍋島信濃守黨
于秀家輝元兵敗奔還本州宜與吾勑力協
謀以圖再舉而反來攻此必其父加賀守欲
姫縣內府以贖信濃守之罪也今當出兵自

將決勝負於江上使彼不得侵掠吾疆圉也
將佐諫曰彌自大阪遣使行營以通歸欵而
主公自將莅陣其勢殆不可也宜命將拒之
如有戰爭則誘曰隣敵來侵不得已出兵捍
禦而少壯輩銳氣輕戰則庶免咎責宗茂從
之使重臣小野和泉鎮幸立花右衛門大夫
鎮實立花成家立花三太夫統春鎮實以下三人名據
安東守率銃手隊長安東五郎石衛門石松
安兵衛等一千餘兵迎擊之五郎右衛門安
所書

兵衛發銃挑戰前有溝渠不得交戰日將暮
鎮幸成家收兵還城二十日黎明鎮幸鎮實
五郎右衛門安兵衛立花統春新田平右衛
門等據大全平右衛門新田義興之裔右一
衛門督義照孫遠江守某第三子一千
千三百餘人又出江上村五郎右衛門安兵
衛千手六之允進擊我軍前鋒斫之統春率
部兵突戰我軍三隊退走中村勘兵衛森彌
七等戰死頗多統春衆勝單騎進犯鍋島七
左衛門之陣我兵攢槍刺殺之直茂使隊將
後藤左衛門後藤喜仁據大全平右衛門新田義照孫遠江守某第三子
西連發鳥銃千手六之允驚走戊兵衆勢還
戰大破之斬五郎右衛門安兵衛奈良右京
井手與二兵衛等數輩鎮實在隊後為救前
隊之急橫擊破我陣退走可三町我兵邀擊
其後破之斬鎮實及其子善二郎親雄據安
東守某所士氣大奮進舉小野和泉之陣又破之
書
鎮幸重創從兵戰死僅存十四五人立花家
成守水田口以備黑田如水謀走告江上之

戰將士多死家成額謂士卒曰將在軍專斷
可如水之兵未至不可不救我軍之急爭馳
赴之出江上村北急堯鳥銃家成馬上揮槍
厲衆競進我兵披靡又退可五町然我兵衆
多堯銃雨降家成揮麾收兵後藤善二郎自
八院村連發銃中家成之顛重創墜馬從兵
扶之而去鎮幸曉勇結髮從軍被創六十七
是日寂重不爲家成所救幾不能免二人引
兵還撫川城合戰誌餘史慶元記皆載江上
之戰而大全叙事家詳今從之

毛利壹岐守勝信在豐前小倉城其子勝永
後稱豐黨干反徙屯南宮山閑原戰敗走江
前守黨干反徙屯南宮山閑原戰敗走江
州就加藤嘉明乞降黑田如水拔安喜富來
二城還中津休士馬出攻小倉城勝信以勝
永歸正授城如水而去如水置兵戍之神
祖以與勝信有舊釋父子之罪使山內一豊
坐之大同盟勝信父子據小倉城使其宰毛
良有憾於勝信叛降如水以為先鋒攻小倉
城如水遭使城中勤真帰款勝信從之削髮
永之存亡按十九年勝永自土佐入大阪城

力戰著名明年殉死秀賴令從之如水將赴柳川
屯藤山數日後三浦郡移陣水田村聞江上
軍散朴野鎮幸立花家成還柳川城遣使大善
寺加藤清正還自宇土亦欲平定疏後率一千餘人陣于瀨高村標大全水田村距柳川二里半瀬高村去城
里如水清正相議欲使宗茂避去遣使召宗茂之宰立花賢賀至瀨高如水清正謂賢賀曰宗茂出城從軍興吾曹攻薩摩則慶可償
真罪矣賢賀還城告其言勸宗茂講和薦野親次方帰柳川告神祖優容其罪宗茂決意歸降與近臣五六人出城至清正之營時營中馬逸驟擾宗茂舉止自若清正急遣使城中與宗茂從者入城諭以馬逸無他虜城兵有清正之營謀以為宗茂被誘殺皆欲研嘗而死既出羅城清正之使馳告其故城兵始安咸服清正之敏捷坐定清正謂宗茂曰足下脅從而非首謀者內府必鑒茹之

宜從吾曹征討薩摩以求內府之涵容宗

氏曰大老奉行依託擁戴秀賴微發兵馬吾

雖應徵出軍而不得戰于閨原中道還兵竟

無所成甚可羞也諸君能料秀家輝元其餘

諸將舉事必不能成專為內府戡定禍亂

殆非下愚之所及請從諸君之處分清正喜

遣使如水直氏之營告其言點駄馬五百匹

役丁一千人使兵士護送宗茂於能本加藤

美作成押川城

德川記慶長記閨原軍記合戰誌餘史慶元記皆有其事

而大全叙事詳悉今從之據大全二十日如
水移陣水田二十四日宗茂出城亦欲事冥
連接故不係日。大全曰清正善遇宗茂構
館于玉名郡高瀨邑使宗茂居之給俸其臣
一百人使居側近歸押川町終三千人月初
猶於宗茂甚後宗茂往江戶請蒙沛賓毛利秀
包出久留禾城越大阪託其妻及四
子於處守桂良部曰西兵不利敵軍來攻宜
盡守禦之術力屈則殺吾妻子枕城而死若
黑田如水來此則當授城而去至是如水與
清正議遣如水之弟圖書清正之臣和田備
中於久留禾諭民部援城民部從秀包之命

護其妻子援城圖書備中而去圖書成牙城

據大全山下城興立花宗茂從軍薩摩廣門
在筑後下善郡授城而去清正使加藤百助成城曰是後清
正招廣門於熊本給二百人月捐廣門剃髮
號夢庵卒後召其子主水干關東歸麾下
石川賴明從立花宗茂攻大津城拔之聞具
黨敗於閑原逃至脇阪安治家丐生安治請
免死于井伊直政之不聽曰掃部助內
府公所甚惡也宜速就死賴明自殺按天正
十三年

賴明父伯耆守數正出奔大阪故神祖要之
守亦相繼自殺同小野木公卿石川賴明首
梶於三條河原史松榮紀事。合戰誌慶元記餘
成惠瓊行長公卿賴明隱岐守肥後守皆為
罪魁故梶首止此七人其餘反徒誅數自殺
者皆不石川光吉出大山城至朝熊兵纔可
百騎還戰于閑原軍敗走朽木谷潛造京師

其後流寓就池田輝政丐生輝政哀訴神

祖釋其罪放之合戰誌閑原軍記餘文三書
林絳于京師。並云光吉落髮為市人號宗
書曰石河備前入道來謁閑原亂平流落京

密合考曰石河備前守性甚貪婪喜財倍克邑理民不堪命部下士皆離散不能守城其謁見曰可以為市人則其言不詮亦二十七日神祖罹

于大阪西城長而名義利後更義直記松葉紀事從二位尾張太納言敬公是也所生二十九日神祖疾瘳將士登城賀之記松葉紀事方是時世子與參河守秀康弟下野守

忠吉

皆在大阪一日

神祖召太久保忠

鄰曰三子孰為適嗣忠鄰對曰世子位望已重臣未嘗見其有過失不宜動搖神祖點他日召井伊直政榎原康政本多忠勝平巖親吉本多正信及忠鄰又問之正信等不敢輒對退而議其可否正信曰參河守殿勇武絕倫宜為家嗣直政忠勝親吉各陳所見忠鄰曰三公子皆閑下所生弓馬之藝非所論也世子智勇兼備附託基業非此則不可康政曰誠如子之所言既而六人入見

神祖先使正信發言正信對如前議次問忠
鄰亦如前議 神祖使與正信論難正信曰
參河守殿為適嗣斷無可疑忠鄰固執前議
曰惑亂克敵勇武為先平定天下非備文德
必不可也臣奉世子歲月既久非無保佑
之私至於授受基業則國家長久之大計豈
挾私有所偏重哉因探懷中誓書上之 神
祖曰卿等且退吾將思之經一二日又召六
人曰鄉忠鄰所言有理吾繼嗣已定矣六人

同辭曰鈞命甚善拜謝而出家嗣遂定大久
保家
全譜大

臣按先是 台廟既為世子至是 神祖
詣訪執政者蓋有深慮也天正十三年以
青山忠成為 長麻呂君傳置負抱之臣
則雖無擁走之命而其為世子在是時矣
及十八年入京師閑自秀吉公親加首服
以授名諱則其位望之重亦可見矣况

台廟天資仁孝謀畧宏遠位階從三位官

神祖先使正信發言正信對如前議次問忠
鄰亦如前議 神祖使與正信論難正信曰
參河守殿為適嗣斷無可疑忠鄰固執前議
曰戡亂克敵勇武為先平定天下非備文德
必不可也臣奉世子歲月既久非無保佑
之私至於授受基業則國家長久之大計豈
挾私有所偏重哉因探懷中誓書上之 神
祖曰卿等且退吾將思之經一二日又召六
人曰鄉忠鄰所言有理吾繼嗣已定矣六人

同辭曰鈞命甚善拜謝而出家嗣遂定大久
保家
大久保家

譜大
全

臣按先是 台廟既為世子至是 神祖
詣訪執政者蓋有深慮也天正十三年以
青山忠成為 長麻呂君傳置負抱之臣
則雖無擁走之命而其為世子在是時矣
及十八年入京師閑白秀吉公親加首服
以授名諱則其位望之重亦可見矣况

台廟天資仁孝謀畧宏遠位階從三位官

至中納言撫軍監國莫非世子之奉問安
視膳實為主鬯之器然據大久保加賀守

忠任所牒太田備中守資宗大久保家譜
及閔原記大全立為世子似在本年今
審其時勢神祖謀於執政者非為動搖
國本而欲觀人心之所嚮也誠宗廟社
稷之大計萬世無窮之重典庶使觀者有
所考據焉

十一月十六日善世子出大阪入伏見是日

賜南都興福寺依舊封一萬五千石印章十
八日世子入朝傳青山忠成授從五位
下為播磨守家忠日記山口重政碑本
但馬守鶴峯文集山口重政碑本黑田如水
加藤清正鍋島直茂其餘鎮西諸將欲討島
津惟新率兵至佐敷水股肥後清正以其為
前軍欲先入薩摩如水貽書止之清正從之
屯水股是日三神祖賜書如水清正直茂戰
兵諸將引兵各歸其藩全大神祖遣龜井茲

矩於因幡取官部兵部少輔鳥取城播磨小
鹽城主齋村左兵衛則繼衛廣範餘史慶元兵
記作赤松左兵衛廣秀合戰誌作赤松右兵
衛而無名按齋村赤松氏之別稱而即一
也令據播州班鳩寺過去帳訂之合戰誌見
上文雅欲歸欵宣神祖而從大阪徵堯攻田
九月鹽作濱田今從大全兵部少輔病狂更封見
邊城帰在本藩間茲矩赴鳥取欲立功以贖
罪兵部少輔處守之臣不敢拒茲矩授城而
去故則繼無所立效神祖以其為字喜多
秀家之妹夫命茲矩殺之二十九日則繼自

殺於鳥取赤松氏之統至是而絕合戰
謀於鳥取赤松氏之統至是而絕合
並曰龜井武藏守奉命定山陰道給濱田元
至齋村左兵衛曰子能與我勤力徇把
其功於內府公以領采邑不然攻之左兵
一下三郎而兵衛門上少輔處守之臣
玄致成固_固於二人而出武藏守謂三郎
衛從之攻之臣不多能門上城記餘
從他書所不載茲矩亦不可作此鄙夫之行
大長曾我部盛親自界津至大阪遁歸土
佐留其臣立石助兵衛橫山新兵衛於大阪
就井伊直政以謝其罪神祖釋之使盛親

來大阪以陳謝直政傳旨盛親將赴大阪盛
親有庶兄曰津野孫三郎父元親以盛親為
嗣孫二郎雅帰之于神祖盛親近臣文武
內藏助謂盛親曰孫二郎殿與藤堂高虎交
寃親高虎設引之賜以土佐半州以矣宜使
之自殺然後就召盛親然之逼孫二郎自殺
是月盛親至大阪寓于天滿學校寺神祖
優容之使居伏見故第召藤堂高虎問津野
孫二郎安在高虎對曰盛親逼使自殺
神
祖大怒奪盛親之封罪當死直政哀訴丐生
至盛親之弟諭曰內府怒甚當以本州付
我盛親從之直政遣部將鈴木重好于土佐
盛親亦遣其臣諭處守之臣授城重好入高
野山披荆號祐夢大全合戰誌諸書祐或作
餘史並曰盛親歸土佐欲再舉兵神祖使記
山內一豐加藤嘉明峰湊賀至鎮討之三將
諸書無命三將重好從兵三十餘人奔大阪
之文故不取
率兵入土佐故盛親敗亡之餘不足動師其餘
至土佐府城浦戶盛親步兵有號一領具足

其黨蕃衍魁師竹田宗左衛門吉川善介德
井佐龜之助等相聚謀反列舟三百艘拒重
好不內連發鳥銃時既夜重好燒拒舳艤使
人高聲呼曰我衝命而來汝曹近船聽之賊
稍定遣使導重好入雪溪寺盡衆來圍凡五
千七百人鈴木重好傳本書作一萬餘人疑
慶元逼重好曰中分土佐以其半賜宮內少
記輔否則不敢受命重好曰公命不及此城
焉得專之縱與汝輩鬪死不能從也賊徒又

請曰然則給一郡或十邑子宜取旨盛親處
守之臣既聞盛親之命密與重好通謀議討
賊故重好雖不許其請而不遽絕之依達延

期重好傳閑原反黨松浦安太夫伊藤彥兵衛
毛利秀包木下左京亮皆處流赤座久兵衛
稻葉甲斐守稻葉右近雖降以罪重披族小
野寺孫七郎多賀出雲守木下周防守木下
美作守杉若越後守樋濱民部少輔守片田伯
磨守木村彌一右衛門垣屋隱岐守片田伯

者守早川主馬首南條中務大輔戰記曰中
務大輔之明子據南條系圖無之明者眼部
慶元記作勘兵衛之元琢之姓為是眼部

守管平右衛門糟屋内膳正高田薩摩守別
所豐後守三淵大和守秋田助左衛門矢部
豐後守伊藤加賀守駒井中務等雖身在大
阪不赴戰場而與反徒通謀故削籍放之生
駒修理亮藤懸永勝谷衡好小出秀政其子
大和守吉政後襲稱播磨守孫大隅守三丑實秀政
弟遠江守秀子吉政
家子養之

崎家盛片桐且元織田信包織田信高毛利
高正宮城丹後守川勝信濃守新莊越前守
直定初稱新三郎駿河守直賴蔣田權之助
等亦雖在大阪而潛歸欵于關東故領采邑
皆如故池田伊豫守山崎右京亮丹羽長正
溝口大炊助赤澤備後守等戰于關原兵敗
皆亡去反黨悉平合戰十二月後陽成帝
以第二皇子政仁為親王後水所生近衛閑

白前久女譯前子號和門院松榮紀事作信尹作謨誤據公卿補仕訂之

帝鑑愛皇子欲傳天位先是中山大納言藤原親綱之女生第一皇子良仁

親綱大納言孝

親子良仁後被刺入仁和寺號覺深法親王

左大

荀亭右大臣清季

彦子

與親綱及德善院玄以謀請閑白秀吉

為親王故帝不能遂其志至是密遣近侍

於太阪舉神祖議定皇嗣神祖雅不

以立良仁親王為可曰知子莫如父第一第

二皇子皆瓊枝玉葉簡在帝心然子以母

貴有令通誼宜以第二皇子為儲貳庶天人

允協

帝大喜議遂定

松榮

神祖下令討

真田昌幸及其少子信仍長子信幸哀訴請

回已賚贖父死罪

神祖以信幸功大許之

十三日昌幸信仍出上田城入高野山昌幸

雜染號一翁于雪

創業記家忠日記合戰誌餘史松榮紀事信幸賜上

田城見

神祖使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榎原

康政本多正信大久保忠鄰問世子今欲

領州郡於有功諸將宜先定根本之地以為

大城關東關西二者孰可世子對曰小子

何知惟仰成算予神祖悅乃定江戸城為

大城使豊臣秀賴居大阪城管河内攝津二

國以越前封參河守秀康尾張下野守忠吉

賜播磨於池田輝政美作備前於豊臣秀秋

安藝備後於福島正則出雲隱岐於堀尾吉

晴及其子忠氏伯耆於中村一學忠一松栄
紀事

曰此時賜松平筑前於黒田長政豐前於細

川忠興增封豊後木華如故紀伊於淺野幸

長左京大夫幸長增封肥後之尹於加藤清

長後更任紀伊守增封肥後之尹於加藤清

正土佐於山内一豊若狭於京極高次丹後

於京極高知筑後於田中吉政伊豫之半於

加藤嘉明徙居松山城其半於藤堂高虎徙

居今張城各增封十萬石嘉明高虎先是各

十萬石阿波於蜂湏賀至鎮讚岐於生駒一正

肥前於鍋島勝茂飛驒於金森可重因幡鳥

取於池田長吉丹波福智山於有馬豊氏美

濃高須於德永法印壽昌備中庭瀨於戶川

達安伊勢神戸於一柳直盛松阪於古田重

恒安濃津於富田知信信濃上田於真田信

幸增五萬石割肥前四萬石增封寺澤廣高

以美濃二萬石增封西尾光教創業記家忠

日記大全合

戰誌餘史松榮紀事移封木下延俊於豐後日出食三

萬石

寔永系圖餘史

割與美濃鄉邑於木曾諸士簡

井定次雖奪伊賀上野城於敵而以有戰功

賜城復故將士皆安堵

家忠日記大全合戰誌松榮紀事按封諸

將不必同時或有他年付並者諸書同事運書令從之

自是闔國一統

天下諸侯皆仰事夢神祖豐臣秀吉所賜將

士羽柴氏悉復本氏大全按更伊達政宗羽
十三年十二月未必此時悉使松平忠賴戊
復本氏蓋大全文見下文
美濃金山城增采邑一萬五千石內藤信成
戊同州巖邑城戶田高次戊越前丸岡城召
高臺院之寧小堀政次仕麾下賜一萬石戊
備中松山城大久保忠常為加賀守土堅忠
直為民部少輔並叙從五位下家忠鈴木重
好在土佐五十餘日日夜運策與長曾我部
盛親故將桑名彌次兵衛一孝合謀勤賊孝

元和元年矢尾堤之戰家忠F盛親旧臣南
岡四郎兵衛須久毛善左衛門等皆應之晦
大全作朔今從鈴木重好傳重好與一孝四郎兵衛等率
兵攻賊徒大破之斬賊師吉川善介德井佐
龜之助及其黨五百四十三人舟運其首於
大阪井伊直政上之高神祖褒其功申命重
好曰綏撫土佐須授山內對馬守而帰重好傳
是月黒田如水加藤清正來謁大阪時人以
爲平定鎮西全在二人而如水謀畧其功取
大合戰誌松葉紀事謂大阪作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據大全十八日記以如水來
使水鎮西諸城故係是月家忠日記誤矣其使宣
神祖特重如水之功欲奏朝廷授官爵
封以畿内之地諮詢天下政事如水辭不許
命甚重然年老多病精力衰耗不堪任事賤
息甲斐守賜疏前國爲甲斐守所養以樂餘
年志願畢矣功名富貴一無所期神祖賢
之使之優游終身焉大原孫吉昌通鑑
臣按官腰秀興曰黒田如水勇略超羣智

謀絕倫初秀吉公以如水為謀主攻以下

戰必克其功莫之与京而秀吉公忌其才

終不封之以太國如水見幾而作致仕在

中津城及石田三成舉事專為神祖經

略西陸有勸竹中伊豆守使歸闔東禽大

友義統降安喜富來印旛隈角年禮等諸

城平定豐後至豐前筑後取小倉香春久

留木押川四城勸太田一吉立花宗茂使

之歸順將攻薩摩至肥後聞島津龍伯歸

降諭諸將止戰待神祖之命然後班師
戡定九州皆如水一人之力也 神祖賞
其功欲縻之以好爵封之以巖邑而一無
所受其在京師也寓于東山鹿谷之側參
河守秀康卿以下諸侯大夫輻湊其門跋
慕景仰尋還筑前居博多及福岡城修築
功竣擇羅城吏擅以營菟聚怡退間靜以
終餘年相傳 台德公謂近臣曰黑田如
水當世張良也嗣子長政閑原大功世所

共知也及天下一統偃武修文不以武事
矜人謹原奉上謙退下士如福島正則枉
殺伊奈圖書絕所不為也小瀨道喜著大
間記購求諸家紀載長政重臣僉曰宜錄
祖考以來武功使著之書長政曰凡為士
者立惺怒敵皆為公家而非為營私求名
也太平之世街耀武功非吾志也終不許
其請故太間記書黑田家事率多闕畧如
水父子可謂明哲保身者也臣謂戰爭也

世勇畧超群間或有之明哲保身絕無其
人如水當海內糜沸之時奮不顧身及九
州既平韜光自晦台廟方之子房殆無
所媿焉秀興去若挾仕筑前其論如水父
子恐有溢美之言而質之載籍實如所論
干戈既戢長政有意學文數延羅山聽其
講說賁延于世為國藩屏良有以哉

是歲使足利學校僧三要板刻孔子家語武
經七書負觀政要行于世

家忠日記松栄紀
事河創業記十二

年年尾書曰迎年京都工大師等芳梓謂也
揭本末代重宝也蓋前此所求有故附于此

良慶身氣勝勢外譖之多嫌附此者左
無能者或年幼德固無氣身無通者右
希丈然亦身知其意學文舞如是也
平生嘗言美應吉而娶之難取清政歸宿
遺與無齊服吉凶外卦爻歸其命或未安
固猶平諱某廟號也三老祭銀樂
入後永晝帳則營事正靜者奉頭東事其
烈祖成績卷之十終首身即逃翁嘉慶真

